

老槐树

赵汪苗

老槐树多人方能合抱，但高寿没人测过，不知道。我妈健在的话，也快百岁了，她跟我说，她记事的时候，老树就这么粗壮。我记事时有两棵，兄弟俩并排站着，守在家乡入口的小路上，像俩卫兵，守护着家乡的父老乡亲，守护着子孙们的安宁。

1970年代中期的一天，电闪雷鸣，一场狂风暴雨袭击了长期无人眷顾的老树，更高大的一棵倒在黎明即将到来的时刻。族中的老人们哭了，我妈哭了。族人刀砍斧劈，各家均分了她的躯干，老槐树就此化作灶间的一缕青烟，她至死还在为那个年代，为她贫穷的子孙贡献了自己的所有。从此，存活下来的那棵老树子立于世，像历经沧桑的老者，独自守候着不尽的岁月。最终，她与子孙们一起，历尽劫波迎来英明盛世，再次焕出生机，绽出新枝，枝繁叶茂。

族谱记载，安徽怀宁的赵氏，始迁于江西瓦屑坝。元末明初，风雨如晦，参加鄱阳湖之战、受皇恩嘉奖为“义勇将军”的先祖，并没有逃过大迁徙的灾难。每当我翻阅族谱，眼前立刻浮现出这样一幅情景：先祖在官兵的威逼之下，站在瓦屑坝的高岗上，回望着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园，一步三回头，哭天抢地，悲伤交加，他的心中该是多么不舍啊！我无法想象远迁他乡的先祖，拖儿带女，忍饥挨饿的情景，他们乘一叶之舟，过鄱阳，入长江，历经惊涛骇浪，付出了多大的代价。这生命之舟终将驶向何方？彼时的他们该是多么的焦虑与不安。

烟波浩渺的鄱阳湖，浪潮奔涌的长江水，见证了先祖的九死一生。

先祖几经周折，终于在皖怀一个叫杨树林的地方落地生根。杨树林，皖怀赵氏发轫地，居皖水之滨，长期旱涝交替，十年九灾。恶劣环境并没有阻止先辈们改变自己命运的决心，他们一代接着一代，筑堤围堰，硬生生凭着结满老茧的双手，将皖河一隅的滩涂改造成千亩良田。历经200多年的顽强奋斗，赵氏在这里开枝散叶，子孙遍布皖水两岸，他们中的许多佼佼者靠着自己的努力走出了怀宁，走出了安徽，走向了世界各地，为民族为国家贡献着自己的聪明和才智。

我时常想，这两棵老槐树为何人所植？这其实不再重要了，她已成为生活在一个叫赵下楼的地方，一个赵氏分支人的精神图腾。当我走在回故乡的路上，远远望见老槐树，心中不由得涌上兴奋的潮浪，老槐树啊，我回来了。

老槐树是家族聚居中心。我们赵下楼的东头人，1969年以前，集中住在大堂轩，大堂轩坐北朝南，木制穿枋，两层楼。中间的大厅，是族人活动和祭祖的场所，大厅东西两边各家分居。依稀记得金保哥家的房子黑咕隆咚的，仅靠着大伯家。大堂轩唱过大戏，我坐在大人肩膀上看热闹。1969年大洪灾，大堂轩毁于一旦。如果大堂轩保留到现在，也是个古迹了。洪灾过后，族人各奔东西，搭个土坯房子艰难度日。即使分开居住，也都与老槐树近邻相连，鸡犬相闻。我



青青河边柳 汤吉 摄

最喜欢听松满公织布的梭子声，“啷啷、啷啷”，每天敲到深夜。他织完布，再漂染成草绿色，放在大树脚草场上晾晒，长长的布匹青蓝相间，像天上的彩云，给贫瘠的土地铺上一丝亮色。

老槐树旁边是我儿时的欢乐场。老槐树东边的坎下是大队的稻床，稻床是承载农民一年希望的地方，一堆堆黄灿灿的稻穗是族人一年辛苦的源动力，有了稻子，族人的温饱就有了保障。当百鸟入林，老牛归栏的傍晚，我们一群孩子聚在稻床上，在稻堆中穿梭打闹捉迷藏。长大一些了，我们也像大人一样，挑着稻担子行走在田垄小道上，自己也能为家里挣几个工分了，心里很自豪。夜幕降临，稻床上小马灯亮了，族人们围坐一起，商量议事，听候队长分派第二天的工作，孩子们乘机闹着捉鬼的游戏。

老槐树附近还是祭祀祖先的地方。我至今还在纳闷，祖上的居住地怎么又是家族的墓地？也许赵下楼多是湖水沼泽，没有可葬先人的高岗之地，只能如此选择。紧靠老槐树北面及东北方向的空旷地带，自清康熙年间开始，便成了家族埋葬先人之处。这里埋葬着我的曾祖以来逝去的亲人，我们与逝去的亲人比邻而居，从来没人觉得这些坟冢碍事，孩子们经常在坟前翻跟头、打鹞子。每逢清明、大年三十的上午，全族男丁聚在老槐树前，统一燃放鞭炮烟花，祭奠先人，感恩先辈们的艰辛。

不论工作多忙，每逢清明，我都是这祭奠队伍中的一员。抚摸着老槐树皴裂的肌肤，我感觉她的脉搏在跳动，她仿佛在对我说：“孩子，你回来了。”此刻，泪水浸湿了我的双眼，老槐树啊，我回来太少了。

我老之将至，几十年奔波在外，不能为老槐树培土浇水，但我把她种在心灵的深处，在风雨飘摇的江湖，在寂寞无人的深夜，我与心中的老槐树对话，聆听她的教诲，在她老人家的身上吸取前进的动力，老槐树，我不能愧做你的子孙。

老槐树啊，你永远是我心中的依靠。

寒雀依檐

鲁珉

宋代诗人杨万里曾写道：“百千寒雀下空庭，小集梅梢话晚晴。特地作团喧杀我，忽然惊散寂无声。”寒雀就是麻雀。诗人笔下的麻雀，很小资，善解人意，可知麻雀的历史非常悠久了。

从前，房顶上、屋檐下、田野间、晒谷场，都有麻雀的身影。特别是春割秋收时节，是麻雀最欢快的时刻，也是村里最忙碌的时刻。快乐的麻雀，宛如我雀跃的童年。

后来读到苏东坡的词：“寒雀满疏篱，争抱寒柯看玉蕤。忽见客来花下坐，惊飞。蹋散芳英落酒卮。”觉得东坡描写的就是我老家的景象。你看，稀疏的篱笆上落满了麻雀，它们争着飞到梅花树，欣赏白玉一样的梅花。一幅多么美好的乡村画面，麻雀是画中的主题。

老屋的屋檐，与麻雀一起见证了光阴的流逝。太阳还没有升起，便从屋檐下飞到老屋前的桃树柿树上，叫个不停。太阳还没落下，它们便从四面八方飞回屋檐下，同样也是叽叽喳喳。

不知怎的，麻雀就喜欢在屋檐下做窝，一个挨着一个。母亲总是说，麻雀太讨人嫌了，到处拉屎，要父亲把那些窝用竹竿戳掉。父亲听了，嘴上答应得好好的，但并没有实际行动，因为父亲并不厌恶它们。父亲说，没有麻雀的乡村就没有生气。既然它们选择在咱家栖息，就应该好好对待它们。久而久之，母亲也懒得说了。

农人们总是在袅袅炊烟中肩负着农具回家，此时麻雀盛会已经开始。叽叽喳喳你一言我一语地聊开了，絮絮叨叨，没完没了。我似乎感觉到它们能够聚在一起是件很开心的事，就像晚上一群小伙伴聚在晒谷场上说说笑笑，讲着连自己都不知道是啥的趣事。

麻雀成为乡村生活的一部分，儿时的我总是改不了淘气。记得有次，趁大人们去地里干活，我和小伙伴们用板凳做梯子，将离地最近的一个院墙檐下的麻雀窝掏了出来，里面还有三只麻雀蛋，也被我们在地上摔碎了。那晚，几只麻雀几乎叫了一整夜，声音好凄凉。后来我们再没有干过掏麻雀窝的事了。

麻雀彼此之间也有争执，但充其量只是吵而不恼，没见过它们大打出手，更不会记仇。就像我们掏了它的窝后，不几天便在紧靠原来的位置又做了一个新窝。它们很快就忘记了前车之覆，比人类要宽宏大量得多。

如果要我描绘童年，那么，叽叽喳喳的麻雀、袅袅升起的炊烟、金黄金黄的稻田、成群成堆的小孩子，以及色彩绚丽的晚霞，就构成了乡村一幅美丽的画。

多年来，老屋也翻修过好几次。最可惜的是天井没有了，外面的院墙也没了，唯一感到安慰的是老屋地基还在。村子里大多数的房屋都是水泥砖墙了，单单就鲁家老屋还是土墙屋。有土墙，就有屋檐，这样还会有麻雀来做窝，麻雀还可依檐而居。

父亲说，麻雀也是一年一年地减少了，也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。有时，他自言自语地说，可能是原先的麦地稻田都改种了柑橘，麻雀们没了啄食的东西，就离开了。就像你们，长大了，乡下困不住了，一心向往外面的世界。我听了，总有些伤感。

不知麻雀们还记不记得我家老屋，还记不记得那些热热闹闹的日子，以及当年屋檐下的温馨之家。

这些年，乡村成为远离故乡的游子的寄托，有的甚至回乡把老屋整修一番，一年回去住上一段时间。我想，那一定是年少时听惯了像麻雀这样的鸟叫，想回来找寻当初熟悉的声音了，我也不例外。

